

第三屆十大南丁格爾獎得主

知亞干的 天使

楊秀花

花蓮慈院居家護理師

Hsiou-Hua Yang,
Home Care Registered Nurse,
Hualien Tzu Chi Hospital

■ 文 | 羅淑芬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
編輯 | 黃秋惠



從一個太魯閣族小女孩，到成為第三屆十大南丁格爾獎得主，楊秀花是怎麼走出自己的護理路？

陪父親住院 愛上護理之美

在秀花八歲那年，升小二暑假的某一天，嗚伊嗚伊的巨聲劃破了沉靜的部落，長期酗酒的父親酒後駕車與吊車相撞，嚴重受傷，但卻奇蹟式地存活下來。「爸爸在門諾醫院住了兩個多月，我也睡躺椅兩個多月。睡熟了

掉下躺椅時，爸爸因為骨折無法抱我上床，就會按叫人鈴把護士找來，把我抱回床上。」這段陪伴爸爸住院的期間，秀花看到那些護理師大姊姊是怎麼照顧爸爸和其他病人的，決定長大以後當護士很不錯。

國中畢業，同時考上慈濟和聖母護專，但秀花不想留在家鄉，只想著離遠一點，就到宜蘭念書。護專畢業後考上長庚護專二技，從宜蘭搬到臺北繼續念書。

化辛勞童年為力量 到都會闖蕩

當初要念護專，爸爸是極力反對的，因為他認為護理工作太辛苦了。但秀花坦白說，這個選擇的背後也有她對父母的抗議。「媽媽希望我念花蓮女中，但是爸媽在我國中畢業時離婚，我對他們很失望，所以我也不要讓媽媽滿意。」

秀花是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的太魯閣族原住民，「我們是知亞部落，大家比較不知道，就在觀光景點二子山溫泉旁邊。」從秀花有記憶以來，爸爸就總是在喝酒，不是不工作，而是工作機會很零星，有一搭沒一搭的。秀花說：「為了養活五個小孩，媽媽要花一天的時間上山，採山蘇、過貓、摘藤心回來，隔天再花一天時間下山去賣菜。」所以秀花五歲就開始幫忙媽媽。

上了小學，不懂考試為何事，二、三年級時，媽媽把秀花轉學到花蓮市寄住在阿姨家，秀花還記得那時媽媽看到成績單後失望的表情，「怎麼五個小孩，沒有一個會念書。」原來媽媽希望他們好好讀書才有未來，從此秀花就認真讀書，考試都能拿到全班前幾名，因為她知道媽媽的辛苦，希望能讓媽媽開心。而且她發現，只要她肯花功夫念書，要成績好不難。

小五轉回部落，在已婚的大哥家住，因為媽媽到日本去當清潔婦賺

錢了。秀花每天除了上學時間外，要作所有家事、煮飯、還要帶幼齡的侄子侄女，根本沒有時間和環境念書。在家庭破碎的現實之中，秀花每天辛勤勞動，邊渴望著父親的呵護、家庭的團圓，但母親終究對父親失去期待而決定分開，秀花不能接受，她回應的方式就是「不考上花女」，其實她沒好好拚聯考，但只差十分就考上花蓮區的女子高中第一志願。小小的叛逆讓秀花朝著小時候的志向前進，帶著自己的堅強與獨立，她什麼都不怕地到繁華的都市去打拚。

走入臨床前的心靈魔考

國中畢業之後，秀花一切靠自己，尤其是經濟方面，所以她在念護專前要先賺到學費，護專畢業後也要花一年的時間賺錢存到學費了才能再去念書。秀花護理生涯的第一個案，是在護校寒假當看護時。她照護一位腦幹出血的阿公，阿公意識昏迷，呼吸忽快忽慢，喉嚨出現咕嚕咕嚕的痰音，深怕阿公突然死亡，她居然三天三夜沒闔上眼，但還是不敵無常。她哭得比家屬還像家屬，阿公往生的臉孔烙印在腦海許久。而那次的照顧經驗，她發誓要做一位好護理師。

只是，隨著一次次實習，愈來愈了解臨床護理，秀花反而退卻，熱

情不再了。二技要念完了，同學都在狂念書或補習考護師執照，秀花卻無所事事。「護理工作太沈重了，做不好會出人命的！所以那時我不想做護理了，心裡想，或許念語文好了。」還在東想西想，接到大姊一通「氣(泣)訴」電話，因為姊姊的夢想就是當護理師，但當年家裡沒辦法讓她念，現在秀花就要實現夢想了卻要喊停！秀花說：「那時姊姊不知道我沒有考上護師執照，而且我也不在乎。」

同住租屋處的一位大哥哥，他在補習班教書，把漫無目的閒晃的秀



楊秀花僅存幾張小時候的照片之一。

花叫來說：「你也去補習，同學都正在準備。」聽他說著那些名字，都是她的好同學，秀花才清醒過來似地，積極去準備應考，接著跨入臨床護理工作。「這一個大哥哥，說起來算是我護理工作上的其中一位貴人吧。」

看見原民的苦 培養護理韌性

第一份工作在林口長庚醫院將近三年，在胸腔內科病房服務。新手上路，挫折難免，秀花時常鼓勵自己，萬事起頭難；每天面對繁重工作，還要接受病人及家屬因擔心病情的情緒失控咆哮，適應環境的壓力，但這些困難並沒有難倒她，因為照護病人的成就感及家屬的肯定，是面對這些挑戰時最好的良藥。「擇己所愛，愛己所擇」，看似簡單的道理，卻是秀花歷練一次又一次挫折，磨練出對護理令人敬佩的信念。

離家北上念書、到臺北工作，轉眼十二年過去，秀花決定要回家鄉了。到慈濟醫院上班，先進入腸胃科病房服務。

「剛到腸胃科病房，突然覺得在臺北工作好輕鬆！」早年的腸胃科病房充滿了酒精中毒、肝硬化等病人，很多都是原住民，而且沒有人照顧的比例很高，護理師在例行工作之外，要幫病人換尿布、床單弄髒也要換、餵飯……。秀花提到了

學姊曾跟她開玩笑：「秀花，怎麼都是你們原住民啦！」雖然是無心的話，但這些不愛惜自己健康的族人，讓年輕的她覺得很丟臉。

那時有一位病房的頭痛人物，三不五時就按鈴找護士，前一分鐘才去完回護理站，下一分鐘她又按了，讓大家頭痛不已。有一天，這個人在秀花的背後大叫她的原住民名字，才知道原來是自己的表妹。同事們都非常驚訝：「她是妳的表妹！」這時約二十七歲的秀花，自己也完全認不出這個表妹，因為離開部落十多年，表妹跟小時候的樣子天差地別。酗酒、吸毒的結果，這個表妹在二十多歲就往生，還留了一個小孩增加家人的負擔。該為原住民同胞多做些什麼的念頭，在她的心底不自覺地醞釀。

但是護理工作一直這麼順嗎？秀花說：「也曾有想離職的念頭。但我覺得是自己心態的問題，心態改變看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樣，學會感恩每件挫折跟困難，勇敢去面對它，其實收穫是自己無法想像的。」

父親的特別護士 生命的天使與驕傲

在腸胃科病房服務三年，在父親往生後，轉到重症加護病房。對父親的愛與恨，是秀花心中一直存在的糾結，她不懂父親為什麼要這樣一直



臉上總是掛著笑容，楊秀花說這是她從事護理工作的祕密武器。攝影／林永森

喝。「直到有一天，姑姑跟我說，妳爸爸一定是心裡有什麼事過不去，才會這樣的。」讓秀花靜下心來去感受、接受父親一生的苦。不管對爸爸有多麼不滿，只要他身體不舒服，秀花立刻化身為爸爸的特別護士，仔細照顧。

而父親從一開始最反對她從事護理工作，到後來在離世前留下一席話：「謝謝妳堅持選擇護理這條路，要不是有妳，我早在四年前那場重病就離開了，謝謝妳讓我在這四年得到最好的照顧，爸爸永遠惦記妳的好，妳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妳是我生命的天使，以後，妳也要用照顧我的方式去照顧妳所照顧的病人，我會在天上為妳感到驕傲。」

走入社區 面向寬廣多元

「當對加護病房所有儀器及重症疾病熟悉之後，我開始覺得護理生命少了一種元素，在個案身、心、靈的照顧，我覺得我只能提供到身體的部分。」秀花感覺到自己的工作瓶頸，決定結束十年的加護病房工作，於是在 2010 年轉任居家護理師，走入社區，走進個案的家庭，也因而關懷更多的原住民朋友，以及自己的部落。

秀花發現自己不僅可以提供居家個案的護理指導，甚至可以提供身心靈的照顧；不僅到病人家，也到社區關懷站照護長者。她到了個案



在提供居家照護的同時，若觀察到環境或案家需要什麼協助，楊秀花就會記在心上去想辦法。攝影／彭薇勻

家，還會順便幫臥床病人修剪頭髮、刮鬍子，讓家屬很感動。發現多數居家照護的病人都有口腔護理的問題，便設計臥床病人專用的口腔照護抽吸器，並製作衛教短片燒錄成光碟讓家屬學習；協助錄製太魯閣族語的戒檳衛教數位教材、乳房攝影車衛教教材，到處推動戒菸、戒檳、戒酒……

幾年下來，秀花愈來愈適應這份工作，她說：「社區是多元的，沒有加護病房侷限，面向寬廣，非常符合我的特質，我喜歡和人互動，我喜悅現在的工作，同時也找到人生存在的價值生的價值。」

回饋部落 耕耘護理之外的福田

今年是第三年由秀花個人名義發起原住民部落發放物資的活動，每次活動都圓滿順利，也連結她和許多善心朋友的友誼，更拉近她和部落之間的距離。她和先生常帶著兩個孩子回部落，「我們都很喜歡回山上。」她也讓孩子學習手心向下去幫助別人。

同事、朋友知道她要送物資，紛紛將消息一個傳一個，幫忙收集物資；甚至報名要參與物資發放的活動，現在連許多不認識的人也紛紛響應。「每當活動結束，看到部落居民拿到我們傳遞的物資後，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，而我們傳遞著愛的物資同時，心裡也很踏實滿足。」



從事護理工作十多年，秀花已贏得娘家與婆家最大的肯定與支持。圖為秀花與母親及家人上山採摘箭筍。

發起捐物資到部落的行動，來自於秀花剛到居家護理時去參加了東區慈濟人醫會在西林的義診，剛好是她的部落附近。「我們去往診，有些部落老人重聽，有些是國語聽得懂但不太會說，他們聽到我說族語都非常高興，好像一層隔閡就這樣打破了。」看到不少部落家庭有物資上的需求，她想了想，就開始了這樣一年一度的募物資行動。

投入護理工作 17 年，能得到南丁格爾獎的肯定，秀花直說很意外，「我只是將護理的工作延伸到部落服務，謝謝我的家人及族人。」「感恩曾經幫助過我的所有人，包括老師、醫院

同事，還有最重要的病人及家屬。」

「人的生命長短無法掌握，但生命的姿態要寬闊；付出，讓生命更深厚，讓靈裡都喜樂。」這句是她的座右銘，也是現在及未來努力的目標。她也鼓勵原住民朋友，「環境困苦，我們一樣可以勇敢面對所有的困難，因為原住民資質沒有比別人差。」

「我知道上帝要使用我這個器皿，在我體力不支、軟弱想放棄時給我力量。」最後，秀花感謝地說：「身為原住民的護理專業人員，可以在這塊土地上為偏鄉的部落族人服務，是一件榮耀與幸福的事。」☺